

#tagboard # 有任務的旅行



導演 林正盛

有任務的旅行

6位旅行家的世界召喚

旅行家 林容伊 / 吳心耘 / 吳柏均 / 謝睿哲 / 翁雅琪 / 賴奕諭

主要贊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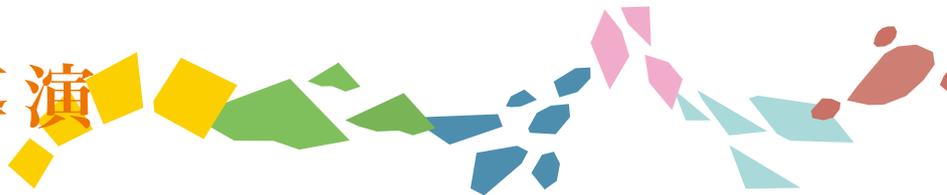
共同推動



發行



柏林影展最佳導演 林正盛掌鏡



世界公民島五年了，林正盛導演把「有任務的旅行」拍成了這部紀錄片。台灣年輕人想說的、想做的、在意的、憤怒的，全都都在裡頭。

導演的鏡頭，就是台灣的父母看自己的孩子。

「這些年輕人像手中的毛毛蟲一樣，有些被打敗的時候真不知道是要把他們『ㄉ×ㄟ、死』還是怎麼樣，但你就是知道你要放手讓他們高飛。」

這個紀錄片的故事

2014年，六位有著各自特質背景的台灣年輕人聽見遠方世界的召喚，隻身前往日本、馬拉威、法國、斐濟、荷蘭、馬達加斯加展開一場探索未知的人生旅程，同時也在旅程中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。

熱愛綠島的日本旅行家翁雅琪為了延續離島生態復育，來到日本直島，她嘆了一口氣：「來之前都想得很浪漫啊！」。馬達加斯加旅行家賴奕諭，在村落中遇見了當地智者，一段幻想中的情節真實的發生在眼前。前往法國的亞斯伯格少年吳柏均，周遭的人不是把它當空氣就是喊他「笨蛋」。喜歡畫畫的他，表情木訥緩慢說：「只要畫得和達文西一樣好，大家就會跟我做朋友。」

柏林影展最佳導演林正盛跨越世界六國追蹤旅行家任務足跡，大膽以跳躍式的敘事方式穿梭於各個國家之間，描述一場有歡笑、有感動、有熱血、有探索的奇幻旅程。六個任務，每一個都是年輕人（或大人？）喚醒自我的過程。

幕一 蒙娜麗莎對我微笑

第一

Act I

法國旅行家
吳柏均

亞斯伯格(非典型自閉症)少年
任務國家/城市：法國巴黎



二〇一四年四月，當柏均啟程從臺灣飛向法國，台灣這島嶼正處太陽花學運的高潮，相較台灣青年在立法院的吶喊中覺醒，這個亞斯伯格青年內心裡也在進行一場靜悄悄的革命。

柏均罹患紅斑性狼瘡，又有亞斯伯格症，二十年辛苦彷徨的生命歷程，他周遭的人不是把它當空氣就是喊他「笨蛋」。喜歡畫畫的他，表情木訥緩慢說：「只要畫得和達文西一樣好，大家就會跟我做朋友。」握筆以來，畫過上千張蒙娜麗莎的微笑，捕捉嘴角那抹神秘幽微，「蒙娜麗莎最難畫的，就是她臉上的光。」假如可以站在羅浮宮蒙娜麗莎前面，他要畫出那道光。

你很難想像，連講中文都吃力的他，要在陌生的大都市裡找路、買票、搭地鐵。他常常走錯路，每一次繞錯路的意外，都得重來一次。兩個禮拜後，他可以單獨出門，走到羅浮宮看人來人往，直到夜深才回去。

亞斯伯格症，是一道天然的障礙，到了法國柏均還是被當成隱形人。在餐廳等服務生等了半個鐘頭，他疑惑地對著空氣說：「怎麼都沒有服務生？」

塞納河畔旁與林正盛導演晨跑，靜謐時光中進入聖母院。聖母院前作畫的柏均問：「是不是只要我畫聖母院，上帝就會聽到我的禱告？」

他禱告什麼？

蒙馬特墓園裡，睡著世界級的靈魂，梵谷、新浪潮導演楚浮、印象派畫家竇加、浪漫主義詩人海涅……，站在墓碑前，那是生命逝去後的寂靜無聲。詩人波特萊爾說：「當生命中止的時候，永恆便開始。」

天空黑到極處轉藍低沈鋪滿了整張畫布，他的眼神中亮光朦朧依稀，那個晚上，柏均畫下巴黎的夜。



Act 2

第二幕

離不開的 離島

日本旅行家 翁雅琪

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系休學
任務國家/城市：日本 直島

生在臺灣，無論你到要到哪裡，都要先經過海洋。

十八歲那年，翁雅琪在綠島打工。當她站在陸地凝視晨光灑落海洋，像被雷打到的一種震撼，是那樣的藍、那樣廣濶、包容而有生命力。

她決心成為國際潛水員，願一生維持島嶼生態。

在日本北海道國家公園工作一年後，翁雅琪為了報考潛水執照定居泰國。每日從陸地潛入海的深處，以身體感受潮水湧動，記下林林總總、觸碰到的生命種類及習性。當年膚色因為烈日烘曬而黝黑。

直島的任務她選擇從「綠島」出發。綠島擁有世界最大的微孔珊瑚群，及少見的海底溫泉，溫暖環境吸引豐富生物聚集，翁雅琪先將都蘭帶回的竹子順利固定於海底，當作軟絲的實驗產房。為了延續離島生態復育的工作，她前往日本。

每年六月到八月，夜晚的屋久島永田浜沙灘上，海龜自太平洋游回陸地產卵。

晨間六點與晚間六點半，她拿著手電筒巡視岸上所有巢穴裡的小海龜，海岸風大浪大，蚊蟲叮咬瘙癢難耐，天色還沒亮，摸黑觀察記錄。

這一天，遠方海平面的天空正要破曉，翁雅琪跪在穴口旁邊查探，「死掉了嗎？」攝影師的一句話，觸動安靜的她，她將前方那隻已經不動的小海龜捧入掌心內，輕聲道：「那可不能帶回館內」。

「放回哪裡去呢？」

手指撫摸小海龜的背，她說：「屬於海的，就讓它回到海裡」。

幕 - 尋找大航海時代的

111 福爾摩沙

第

Act 3



荷蘭旅行家
林容伊

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四年級

任務國家/城市：

荷蘭 阿姆斯特丹、海牙、烏特勒支

船出了海，總有靠岸的時候。幾百年來這座島嶼包容各種族群登陸，文化經年累月的變遷與融合，形塑每一個當今的我們。

「自己是誰？」一開始先記住名字，接著是祖籍，家族從何方漂流而來。

容伊遵循主流的升學管道考上醫學系，但她保持著好奇心，渴望能更完整的理解這個世界，積極嘗試接觸不同領域。父親祖籍福建，母親家族口語相傳著，曾曾曾外祖母曾嫁給荷治時期的荷蘭人。這趟任務決定前往荷蘭，從四百年前大航海時代的脈絡裡建構家族史，拼湊故鄉的前世今生，容伊要將台灣這片土地放在世界史閱讀，希望臺灣是其中的一部份，而不是孤島。

她在荷蘭檔案局，成功借出熱蘭遮城日誌手記原稿。捧著文獻，企圖在字裡行間閱讀荷蘭東印度公司來台貿易的相關記錄。原來那個唐山腳還未大量移墾的年代，荷蘭人率先登入島嶼

之南，在他們稱呼為「Tayouan」的地方建立堡壘，這成就百年歷史的熱蘭遮城。曾幾何時，「Tayouan」衍生「臺灣」，代表整座美麗島。片頭容伊的相機出現台南安平海邊，片尾的相機則是阿姆斯特丹海邊。歷史的滄桑貫穿整部紀錄片首尾。

迷走於街頭，無意間在露天酒吧邂逅荷蘭老水手，她說 "My grandfather's grandfather is a Dutch ... " 生命充滿千迴百轉的微妙，仔細一聊，原來他們都曾在 1970 年代乘船來過臺灣。

海牙莫瑞修斯博物館裡，當她凝視十七世紀荷蘭畫家維梅爾〈戴珍珠耳環的少女〉，劇組才驚覺兩個女孩相似度竟是那麼高。

「當下畫和人的互動，突然感覺非常強烈。小的來看，是生命的微妙；大的來看，是民族文化的繁衍。一個國家走過相互傾踏，被殖民，政治某種程度上是被蹂躪，一路轉轉轉，最後融合出今天的樣貌，才有今天的林容伊。」林正盛導演說。

她一個人的身世，其實是台灣、荷蘭一段歷史的縮影。

Act 4

回到生命誕生的起源

第四幕

馬達加斯加旅行家

賴奕諭

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研究所一年級

任務國家/城市：馬達加斯加

「馬達加斯加變色龍前進時，不會不顧一切勇往直前。反而是一隻眼睛向後、另一隻眼睛向前看，才會開始行走。」賴奕諭冷靜記錄島嶼不同族群間的差異，「當地人就像變色龍，對生死的態度也是。」



他從沒想過能親眼目睹人類學家Bloch筆下，馬達加斯加七年舉辦一次的翻屍節情景。想走近拍攝時，原本很不安，還慎重帶上白包和酒，沒想到主辦的人家很慷慨歡迎奕諭加入。

「翻屍節」是一個氣氛歡樂的場合，一走進去就是音樂、舞蹈跟酒精…，還有不少小販在一旁大聲叫賣。有些屍體被抬出來以後，家人還是會忍不住抱著他們痛哭。不少爸媽會帶著他們的小孩，一一為他們介紹可能素未謀面的祖先，即使屍體都是用裹屍布包得緊緊的什麼也認不出來。

對馬達加斯加人來說，生命是一個循環，死亡也並非終點。他們幾近耗盡家財舉辦如此隆重的儀式，只為了讓過往的祖先能持續活在子孫的每日生活中。

「我們這一代，存有一種焦慮，或許是因為台灣國際處境孤立，世界觀又永遠只繞著中、美、日、韓等已開發國打轉，看不見出路。」心裡的憂患意識，推著他不斷跨出島嶼，尋找更多答案。

馬拉威旅行家
謝睿哲

台北科大電子工程系研究所二年級
任務國家/城市：馬拉威 里隆威

「你憑一己之力，面對這麼大的結構性問題，真的可以用社會企業幫助台灣小農嗎？」從小家中務農，身為台中東勢客家人的謝睿哲，一直以來都想守護家園眼前的這片田。

他腦海裡浮現自己首次站上街頭，為洪仲丘事件與眾人同坐的畫面。睿哲覺得和這位已經離世的青年擁有類似的靈魂，「就算困難，他還是勇於表達，並且獻上了他的生命。」

在困頓的馬拉威，他看見改善結構性問題的艱難。這次馬拉威的任務，他不只是要瞭解當地社會企業、非政府組織及教會的經營，還要深入體會在地生活。

最初的起點，是一份大豆、玉米等高維生素食物組成的蜜兒餐。讓人民健康，接著設立工廠製造機會，使赤貧不再。人們各司其職，一如他們的部落生活，睿哲也隨著旅居，成為一員。

當地人真正需要的是什麼？

Act 5

第五幕

改變受飢命運的社會企業



睿哲的當地朋友 Baxter 說「很多人聽到中國會覺得很討厭他們。但對馬拉威來說，他們幫忙蓋大學、公路、很多基礎建設，那些都是能讓馬拉威人受惠的實質援助。」

「那其他國家呢？」睿哲好奇問。

「那些西方國家只會給我們錢、讓我們可以消費。可金錢的給予時常帶來更多傷害。英國殖民五十年，到現在連一間小學都不願意幫我們蓋。」

在原始的部落，缺水了，頭頂著近二十公斤的水桶，煮飯時拿取木柴燒火，生活相當簡陋。但他卻忘記不了馬拉威人歌舞、踢球時，嘴角自然流露的微笑。這顛覆我們既定印象，因他們雖貧窮但快樂。文明的進步不是該改變人的生活，而是要幫人們過他們想過的生活。

Final Act? / 重回斐濟——漂浮圖書館

斐濟旅行家
吳心耘

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五年級
任務國家/城市：斐濟村落



為何要到那麼遠的地方？

請你仔細聽，心耘「漂浮圖書館」故事裡，撲漱漱掉下來的眼淚的聲音，就是台灣青年的世界良心跳動顫音。

吳心耘是醫學系學生，自小就嚮往成為無國界醫師，三年前因為有任務的旅行到斐濟，從此重返斐濟成了她每一年的任務。起初隨車到各村落推廣癌症衛生教育，心耘發現村內大部份小孩都沒有上學。她寄宿在一個牧師家庭，離別前夕，牧師女兒向她透露了自己渴望唸書的心情。於是一座「漂浮圖書館」開始醞釀。2015年夏天，心耘在臺灣獨自募集兩千本英文童書，一路波折：先是海運把一箱箱的書送到斐濟，在港口一趟趟找接駁車差一點被

騙，划滑著竹筏搖搖晃晃到某個村落，下船時被狂奔的水牛追腳卡在泥濘裡身陷險境，最後終於水牛少年把每一箱書送到偏鄉小學。

心耘把送出最後一箱書，交在一個小學校長的手上，那個校長說了一個故事：

他小學時候有一批澳洲人送書來，他偷偷藏了其中幾本，唸著唸著，那是他人人生第一次知識的啟蒙，於是他決定踏上教育這條路。教育是播種，心耘的種子是一本一本的遠洋漂來的書，不知道這批種子會開什麼花、結什麼果？她還在想，耳邊卻響起了斐濟的驪歌 *Isa isa* "Being part of the culture" 旅行總在別離那一刻，才發現原來自己也是異鄉人。